



古文尚書勤王師  
中

仁德  
1228  
2



明  
口  
白  
228  
卷  
2



古文尚書勤王師卷中

武藏山本信有著

男

信謹

門人

中村清成 同校  
柴山 棊

後漢紀云建武二十四年正月大司空杜林字伯山右扶風茂陵人父業以文章顯林好古家既多書又外家張竦善文章林從竦受尚書為當世通儒王莽敗林與弟成俱至河西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絕於此邪建武初徵拜侍御史引見問經書林至京師與英俊

集會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從劉欽受學  
及見林皆推服焉濟南徐兆始事衛宏後皆更受林以  
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示宏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為  
此道將絕也何意東海衛宏濟南徐生復得之是道不  
墜於地矣

後漢書杜林傳云杜林字伯山唐張懷瓘書品伯山作北山扶風茂

陵人光武徵拜侍御史東海衛宏長於古學見林闇然  
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  
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  
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

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  
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  
文遂行

附後漢儒林傳云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  
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未得立扶風杜林  
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  
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

附經義考云按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  
注實依之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及  
小序有注而孔氏增多二十五篇無一語及馬安國

序中稱伏生口授裁二十余篇德明謂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蓋今文二十八篇蓋以小序合二十九又云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然則漆書亦止有今文二十八篇而已孔氏增多之書無之也夫東漢爲古文尚書者不一家有蓋豫所傳有杜林所傳初不本於安國而孔疏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世儒不察見古文字即以安國所傳亦粗疎甚矣

按杜北山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寶愛之閻百詩王西莊輩以此一卷爲孔壁古文四十六卷全本

甚疎謬矣漆書竹表也太古無紙筆以漆書竹簡韋編之爲卷表竹簡積多則卷亦重大故分卷錄第蓋孔壁古文百篇其可知者僅五十八安國定爲四十六卷若總合之爲一卷卷圍丈餘猶可不足焉奈何杜得艱困中不離身握持之乎既曰握持不過徑圍寸餘書卷耳寸餘漆書一卷豈得全錄五十八篇乎顧漆書一卷者古文殘編脫本林適得古文一二篇存乎古竹簡也其於全書可謂豹文一斑耳據後漢儒林傳林曾已傳古文尚書幸於西州得古竹簡漆書古文尚書一卷雖殘缺

竒本也其喜可知也猶方今好古之士偶得宋板五經一二卷殘本宋板漢書杜詩等物則寶愛之充拱壁尚其古也人情古猶今也當不異矣故林遭艱困不離身焉然非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全本也南史劉顯傳云任昉嘗得一卷缺簡文字零落諸人無能識者顯一見曰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此類世不少也又隋經籍志云尚書逸篇二卷出於齊梁間考其篇目似孔壁古文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今亦不傳但不可知其篇目唐藝文志亦云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想其或漆書一卷亦

當此類矣要之賈逵馬融所傳注者孔壁古文三十三篇而非杜所得漆書一卷也鄭玄所注者其所分今文三十四篇而亦非杜漆書也考後漢書賈逵馬融鄭玄傳無一字及漆書古文又無一字及杜林杜林傳亦無一字及賈馬鄭賈馬鄭所傳注非漆書可以知矣後漢儒林傳謂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述東漢古文傳來淵源也云林傳古文尚書傳孔壁古文三十三篇之學也不曾干涉漆書衛宏受林學即受古文三十三篇之學也非受漆書也宏

等古文之學已卒業林乃出示其寶愛漆書一卷於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盖宏古文之業既成後林始出示其所珍愛漆書一卷耳可以見其所傳書與漆書自別矣漆書乃出示耳非其常業傳古文全書也後漢書云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旨濟南徐巡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可以見宏所受非漆書即塗暉徐敖以降傳來古文尚書也賈馬作訓傳乃林所傳授古文全本也未

聞注漆書焉若鄭注雖據今文二十九篇分爲三十四至章句文字訓解主古文多矣故猶自云古文尚書之學盖以其三十四篇爲一派古文也故後漢書於杜林傳古文尚書之下云鄭玄注解鄭玄注解素非純古文亦非純今文也宋王應麟謂馬氏尚書注本之杜林漆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亦異王雖浩博讀後漢書粗疎故其誤若斯陸德明云今馬鄭之所注竝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不知孔壁古文五十八篇內三十三篇行于世賈馬注之以爲馬傳亦同鄭注解伏

生所誦也既與後漢書不合甚謬矣孔穎達者陸同時人也著正義云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篇鄭承其後所注同賈馬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一一與後漢書合足以爲証矣毛奇齡亦過以爲鄭三十四篇爲本二十四篇合五十八篇者謂之杜林漆書本亦誤矣殊不知漆書一卷者古文殘本也毛又謂若賈馬鄭三人則原非孔學雖賈逵父賈徽曾受書塗暉是古文正派而其後達與馬鄭則皆受杜林漆書之學雖名爲古文實與孔壁古文不同一是漆書

一是壁經也毛此說最誤矣賈馬鄭原皆孔學唯鄭獨後稍叛孔雜夏侯今文然賈馬鄭皆未曾受杜林漆書之學其古文則孔壁古文正派也毛誣以原非古文寃哉朱彛尊亦承其謬云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德明謂即馬鄭所注二十九篇蓋今文二十八篇益以小序合二十九德明又謂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也然則漆書亦止有今文二十八篇而已東漢爲古文尚書者不一家有蓋豫所傳有杜林所傳初不本於安國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馬等

皆是亦粗疎甚矣抑粗甚者朱自謂也陸說已  
誤朱承其誤不深考云漆書亦二十八篇允今文  
以篇爲卷是其例篇有二十八則卷亦有二十八  
漆書卷僅一則篇亦當一矣夫漆書止有一卷奈  
何一卷內籠統二十八篇乎况馬不注漆書乎賈  
馬皆孔學正派也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  
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教教  
爲扶風掾教古文於扶風扶風自是古文名儒相  
繼而輩出教傳塗暉暉傳賈逵父徽徽傳逵逵父  
子亦扶風人也馬融亦扶風人杜林亦扶風人蘇

愉亦扶風人授古文於鄭冲抑賈馬古文學所淵  
源出于安國了了如斯孔穎達疏確乎不可間然  
然朱謂賈逵傳漆書不傳孔學妄哉杜林扶風人  
其所傳者徐塗傳來于扶風之古文學也若漆書  
林後所得于西州也豈其所傳受古文學管乎得  
漆書與不得乎至閻若璩最狡猾自知後漢杜林  
傳所載林傳古文非漆書又不干涉於馬鄭等儒  
林傳所載賈馬等訓傳古文尚書又絕不與漆書  
相管而一併杜林傳與儒林傳不別之使看者林  
所傳與賈馬等所作訓傳皆若漆書大惑學者可



醜莫甚焉。閻古文尚書疏証云：後漢杜林傳，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後出示衛宏等。以上杜林傳遂行於世。杜林傳無此四字，若此文，漆書行于世也。杜林傳有古文遂行之字，以衛宏徐巡等益重古文，古文遂行也。非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鄭康成之傳注解皆是物也。以上儒林傳闕少，如初學只着疏証，不考後漢書，則為行於世者。漆書而賈馬等作訓傳者，漆書矣。後漢書既已有杜林本傳，又更於儒林傳別出杜林傳，兩傳體裁於本傳載林學德節操履歷好事長于小學，寶愛竹簡漆書為其所

傳得人。古文學遂行於儒林傳，載林傳古文尚書賈馬等同郡人作之訓傳，以明古文傳統淵源，不少載漆書之事。漆書原不于於古文之學也。於是乎閻傳會姦機章章燎矣。王西莊繼閻殊奸詐謂儒林傳言逵與馬鄭所注乃杜林本，蓋林之書即安國之書，文明矣。要與梅頤偽本無涉。余閱儒林傳，逵與馬鄭所注乃為林漆書本之言，絕無之。然以無為有，王之誣古，誑今，其罪不亦大乎。再按前漢書杜鄴傳曰：初鄴從張吉學，吉子竦又幼孤，從鄴學問，亦著於世。尤長小學。師古曰：小學謂文字之學也。鄴子

林清淨好古亦有雅材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艱棘故世言小學者由杜公云由此觀之林寶愛漆書亦不啻為古文學抑又得非為古文科斗典刑存焉亦益于小學故乎當時古文不立學或小學家效之後漢書盧植傳曰古文科斗近於為寶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顧古文尚書之為書小學愛其古字通儒崇其古學故雖不立學歷代不廢其書所以存焉也

孔疏云晉世王肅注書按魏志王朗傳云朗東海人子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

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解列于學官甘露元年堯云甘露者魏高貴鄉公年号也孔頴為晉世人誤矣閻王革族孔頴雖微瑕拾出也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遺然不訂此者何也網為夏太康時晉書皇甫謐傳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大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茂始始授汝南梅頤字仲真真為豫章內史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附隋書經籍志云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授之得二十五篇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並依古文開其篇

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頤始得安國之傳奏之

按孔疏所援晉書語今晉書無之王西莊云別是一種晉書毛西河云正是係晉書十八家舊本江飛濤云其或臧榮緒之書抑或王隱之書也今晉書鄭冲傳云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據孔疏晉書冲執經親授者孔壁古文也魏志少帝紀云帝幸大學命博士講尚書帝

問云鄭玄曰稽古同天言堯同于天也王肅云堯順考古道而行之二義不同何者為是博士庾亮對曰先儒所執各有異臣不足以定之然洪範稱三人占從二人之言賈馬及肅皆以為順考古道以洪範言之肅詎為長帝曰仲尼言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堯之大美在乎則天順考古道非其至也帝者高貴鄉公也帝雖受古文於鄭冲人心不同如其面一讀鄭注以稽古為同天之說心是之故問其同異是非博士知帝學古文故引賈馬王三家古文說為長帝意反向鄭說者少年英氣始得

新奇之說而說之耳今文家以此一事誣冲云冲授今文於帝帝因不取王注也誤矣舊晉書謂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其為古文家証據確然不待論焉然江聲尚書集註音疏云鄭冲所授高貴鄉公者是鄭氏尚書冲未見偽孔氏書也蓋冲位尊望重傳偽書者欲借之以重其書故推本尔是當為辨其誣也江是說尤乖矣冲授帝者孔氏古文尚書非鄭氏尚書如上所辨矣亡論漢魏學者未見二十五篇逸書并孔傳於三十三篇古文及孔傳都尉朝子俊以來賈逵馬融鄭冲王肅允傳

之者得皆見之至各作注解其所見發明雖有互異大意皆同于孔氏竟不叛其相傳師說孔傳註稽古帝堯云堯順考古道賈馬王皆同王不獨見孔傳賈馬皆見焉明矣孔疏謂王始似竊見孔傳不深考也至二十五篇劉向校本經文藏秘府其副本經文及孔傳秘孔氏子孫家兩皆不傳于人間至東漢肅宗朝有詔高才生能受古文尚書者魯國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不絕拜郎中僖者安國之裔孫世守家學而不失焉自是後逸書漸出于世雖非孔氏若馬融皇甫謐之

革有得竊見之者馬著忠經引大禹謨惟精惟一  
皇甫著帝王世紀徃徃引用古文然未立之於學  
故無業授之於弟子者唯鄭冲所傳似得孔氏家  
傳古文五十八篇全經傳西晋秘府所存古文經  
雖已無傳者東晋梅賾以鄭冲以降所傳之安  
國傳與五十八篇全經奏上之隋志謂梅賾始得  
安國之傳奏之梅居豫章內史貴職先是無奏孔  
安國傳者於是始受得之即奏之舊晋書謂晋太  
保以古文授蘇愉相傳至梅賾賾奏上其書其書  
者則梅受自臧曹始得之奏上乃施行于學自是

得古文尚書孔傳併逸書二十五篇立學敷世江  
謂傳偽書者欲借冲以重其書者夢中談也以冲  
爲古文家者晋書之語非其所謂傳偽者之語也  
夫晋書者一代之史錄其實耳何有與古文相干  
涉而回護其書借冲以重之乎江誣真爲偽欲排  
孔傳古文誤罵晋書諺所謂惡僧而及其衲此之  
謂也

附尚書後辨云梅賾于前晋奏上前字恐誤何也舜  
典疏明言東晋之初梅賾獻書何自相矛盾况前晋  
秘書見存偽書寧得施行邪且今晋書荀崧傳元帝

踐祚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則孔氏之立似即在斯時穎達之誤不待言但偽書非王肅作即皇甫謐作大約不外二人手彼見秘府所存衰微遂別撰一書

按後辨以梅賾于前晉奏上為孔疏語故引舜典疏東晉之初梅頤獻書排穎達以為矛盾殊不知前晉者舊晉書語非孔疏也舜典疏東晉固非矛盾後辨則以前字為誤未必誤自著晉書者之世而稱晉代之辭猶清朝人稱明而呼前明也非指西晉也假令前字為誤改之為東則何至罵曰自

相矛盾鳴盛非長者哉鳴盛又云偽書非王肅作則皇甫謐作彼見秘府所存衰微遂別撰一書其語自相矛盾者在鳴盛鳴盛初云前晉秘書見存偽書寧得施行邪後云偽書非王即皇彼見秘府所存衰微別撰書皇非西晉人乎是時秘書見存偽書不可施行則秘府固不衰微偽書亦不可施行之世皇雖愚不別撰偽書明矣況於王肅時先皇世幾十歲衛宏徐巡重古文後古文大行賈馬杜鄭古文傳注學者皆習之古文盛于世秘府古文仍何衰微也永嘉之亂歐陽夏侯今文皆亡

古文獨不亡。王與皇皆永嘉喪亂以前人。于時孔壁古文嚴乎現存。于中秘假托偽撰之書一出。則以秘府書校之。其偽可立見。猶偽太誓假托人皆斥知之也。王皇皆一時名儒。豈敢爲之乎。

附古文尚書寬詞云。朱子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夫古文何嘗自東晉出也。不幸古文遭厄。夫子之家藏之。距伏生今文立學。幾及百年。而後出于壁。乃出甫四年。而又頓遭巫蠱之禍。不唯不立學。即安國傳文亦不敢再上。然且武帝遽崩。安國又卒。先聖先王之書。幾幾一綫。亦可憐矣。

然而古文經文歷有方所。其在官書。則科斗原文見藏秘府。而在私學。則安國所寫。繇本親授。都尉朝以傳。至桑欽授受。分明並無斷絕。是以劉向取內府古文。以校博士今文之學。劉歆復取內府古文。以校膠東所傳古文之學。彼此徵驗。名爲中外相應。間有張霸上僞書。思相繆亂。猶得援內府古文。以斥其非。是何曾有無何之文。可以公然相竄易者。越至東京。則孔僖爲安國之孫。世世守之。而丁鴻楊倫且集弟子千人于大澤中。肄習之。至魏晉之間。則自王肅皇甫謐。外由鄭冲蘇愉梁柳臧曹皆一一相嬗。以遞至梅

蹟未嘗有頃刻之間毫釐之隙也乃古文藏內府者則永嘉亂後其書並存而特以無傳之故梅蹟乃上孔氏傳以補尚書諸傳之闕是梅氏所上者安國之傳古文之經非東晉始出也故唐太宗晉書不載梅蹟上書事以爲不關本經不足輕重而舊晉史及隋經籍志則各爲載入然猶恐誤認孔傳爲古文乃先曰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經文然後曰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蹟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此其明白爲何如者乃不學之徒妄云梅蹟上古文以致一訛再訛頓成此千古不白之冤獄嗟乎諸書具在何不明啓其書

一讀之也朱熹云諸儒不見可疑亦有說按徐仲山傳是齋尚書日記有云舊謂漢魏儒者皆不見古文故趙岐註孟子鄭玄註禮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其于引古文尚書所有之文皆注曰逸書以是爲古文作偽之據此皆不學人所言漢功令最嚴其所極重者莫如學官凡古學今學必立學官以主之射策勸祿皆在此數出此者即謂之逸以逸于學官外也今文立學稱尚書古文不立學即稱逸書此如唐制書學然其合于官寫者名官書否則名野書故宋洪邁曰孔安國尚書自漢以來不立于學官故左傳



所引杜氏輒註爲逸書以是也况古文距今文之出爲時最晚及甫出而巫蠱事發不及立學其私相授受祇得安國親寫藏之于家一本已耳除授受之外焉能他及又况寫經用竹簡木冊未易傳遠而民間以煩重之故又難于更寫然且門戶擠排在博士甲乙高下惟恐有他經相厯以致篡易故有遺金中秘使陰易其書以証已學者觀劉歆甫移博士請立古文而諸儒切齒恨如仇讎甚至師丹龔勝爲國重臣且有乞骸骨以去者而劉歆坐是竟不得復齒于衆此其間興廢之機雖古文當前亦孰肯顧而問之然

而無足怪者傳者傳不見者自不見也

附古文尚書疏証云東晉元帝時汝南梅賾奏上古文尚書乃安國所傳其篇章之離合名目之存亡絕與兩漢不合賾自以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皇甫謐亦從柳得之而載于帝王世紀柳得之蘇愉愉得之鄭冲鄭冲以上則無聞焉嗚呼其果安國之舊耶抑魏晉之間假托者耶愚嘗以梅氏晚出書自東晉迄今歲次壬子一千三百五十六年而此與聖經賢傳並立學官家傳人誦莫能以易焉者其故盖有三焉皇甫謐高名宿學左思三都經其片語遂競相讚述

况渠實得孔書載于世紀有不因之而重者乎是使此書首信于世者皇甫謐之過也曠雖奏上得立于學官然南北兩朝猶遞相盛衰或孔行而鄭微或鄭行而孔微或孔鄭並行至唐初貞觀始依孔爲之疏而兩漢專門之學頓以廢絕是使此書更信于世者孔穎達之過也天祐斯文篤生徽國孔子之後所可取信者一人而已分經與序爲二以存古制一則曰安國僞書再則曰安國僞書而爲之弟子者正當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乃明背師承仍遵舊說是使此書終信於世者蔡沈之過也經此三信雖有卓識定力

不拘牽世俗趨舍之大儒如臨川吳文正公尚書叙錄實有以成朱子未成之志者而世亦莫能崇信之蓋可歎也夫嘗疑鄭康成卒於獻帝時距東晉元帝尚百余年古文尚書十六篇之亡當即亡於此百年中後讀隋經籍志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濟南伏生之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予然後知古文尚書自鄭康成註後傳習者已希而徃徃秘府有其文亦猶西漢時安國止傳其業

於都尉朝司馬遷數人而中秘之古文固具在也故嘗爲之說曰古文尚書不甚顯於西漢而卒得立於學官者劉歆之力也雖不立於學官而卒得大顯於東漢者賈逵之力也當安國之初傳壁書也原未有大序與傳馬融尚書序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及漢室中興衛宏著訓旨於前賈逵撰古文同異於後馬融作傳鄭氏作注而孔氏一家之學粲然矣不意鄭氏而後寢以微滅雖博極群書如王肅孫炎輩稽其撰著並無古文尚書豈其時已錮於秘府而不復流傳耶何未之及也然果秘府有其書猶得流

傳於人間惟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允歐陽大小夏侯學號爲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况秘府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於永嘉嗟呼嗟呼出於伏生之口者秦火不得而焚之出於孔氏之壁者晉亂遂得而滅之矣予又思秘府果存其書雖世有假托僞撰之徒出秘書以校之其僞可以立見成帝時徵天下能爲古文學東萊張霸以所造百兩篇應帝以秘書校之非是遂下張霸於吏若元帝時秘書猶有存者則梅賾所上之傳何難立窮其僞哉惟秘府已蕩而爲煙化而爲埃矣而允

傳記所引書語諸儒並指為逸書不可的知者此書皆采輯掇拾以為証驗而其言率依於理又非復張霸偽書之比世無劉向劉歆賈逵馬融輩之鉅識安得不翕然信之以為真孔壁復出哉又按牛弘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為書之四厄及余徵之兩晉益合秘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余卷名中經簿今不復傳隋唐時尚存故經籍志云晉秘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古文尚書之亡非亡於永嘉而何哉余因

嘆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耳王銍之言殆謂是與

附尚書後辨云真古文亡于永嘉始見德明釋文而隋經籍志述之尤詳謂歐陽大小夏侯並亡于此時

亦見洪氏錄釋十四卷夫歐陽夏侯立學四五百年猶遭蕩滅

况古文未得立者邪秦火不能盡焚而兵亂反從而亡之盖古文出景帝時其出稍後已有伏生之書在前為其所歷不得立學劉歆移書欲立為諸儒所排厥後得志古文得以暫立歆雖識古而仕于新莽為世大詬古文不幸所遇非其人旋立旋廢東漢古學

頗盛而終不得立學康成又但注二十九篇而不注  
 增多之篇此所以易亡也朱子云孔壁得古文儀禮  
 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且  
 引其文于注中不知何緣只解十七篇而三十  
 九篇不解竟無傳焉古文尚書無注正與此同晉秘  
 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余卷  
 舊唐書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子遺江  
 表所存官書止三千一十四卷是也北史儒林傳亦  
 云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掃地將盡古文尚  
 書非亡于永嘉而何哉

按毛西河引晉書明梅賾古學淵源確有來歷其  
 奏上古文孔傳傳授了了非私造又引隋志明歐

陽夏侯諸家亡于永嘉古文尚書未曾亡嚴存乎  
 中秘梅賾奏上者非帝古文尚書即都尉朝以降  
 傳來古文孔傳矣閻若璩王鳴盛尤奸猾不使古  
 文尚書與諸家書偕亡于永嘉則不得不孔壁古  
 文併梅賾所出孔傳為真故曰古文尚書自鄭康  
 成注後傳習者已希秘府固有其書猶得流傳於  
 人間唯不幸而永嘉喪亂經籍道消凡歐陽夏侯  
 學號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又何況秘府  
 所藏區區簡冊耶故古文之亡實亡於永嘉云云  
 按隋志云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

有傳者孔疏所謂孔註之後歷後漢之末無人傳  
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  
雖久遠故得猶存可見所存有經文唯無得其傳  
說者也古文經傳皆未曾云亡焉下云及永嘉之  
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於古文尚書與鄭注  
尚書不云亡焉其不亡於永嘉之亂明矣晉書荀  
崧傳云元帝踐祚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  
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孔鄭尚書未曾亡故置博  
士若果亡失則必不得置博士立學官焉閻王並  
云古文尚書亡乎永嘉其古文尚書指何物謂此

耶若指鄭注尚書則鄭注未曾亡隋志云梁陳所  
講有孔鄭二家齊代唯傳鄭誼至隋孔鄭並行而  
鄭氏甚微鄭注歷六朝傳之者無絕况魏晉代乎  
若又指杜林漆書則漆書元是殘本其得之不管  
亡與不亡也閻王既云真古文鄭注不亡又云真  
古文亡于永嘉自相矛盾者也閻王左呵右罵欲  
誣梅賾奏上古文尚書而為偽書不能奈西漢以  
來中秘存古文尚書而梅賾所奏上唯孔傳非古  
文尚書何也故作牽強之說云永嘉喪亂歐陽大  
小夏侯學號為經師遞相講授者已掃地無餘何

况秘府所藏區區簡冊乎故古文尚書之亡實亡乎永嘉晉荀勗錄西晉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余卷至江表官書所存三千十四卷蓋其意古文尚書之亡當亦在此亡佚中焉畢竟是臆說抑矣且蹟奏上古文尚書孔傳時距荀勗作書目時不過三十年前後又東晉置古文尚書博士距永嘉喪亂在十年內外假令古文尚書果亡于永嘉當時見其存于秘府者存在不少矣况永嘉以前古文尚書或散在民間見之者亦必多矣蹟所奏

上若屬偽造則朝野人人斥言其假托而黜之何為即立學官置之博士乎然當時無一人疑之者無難之者則為西晉秘府所存孔氏古文之真又何疑之有凡作偽造者隔千百年世間所絕無人所未曾目見之物類其似則或可以欺焉若孔氏古文尚書十年前存秘府行世間朝野人人經目見之物何如得遽出偽物以欺之乎梅賾雖至愚為之上欺天子以招辜乎決無之之事也閻又云梅賾自以得古文尚書臧曹曹得之梁柳柳得之蘇愉愉得之鄭冲鄭冲以上則無聞焉乃言冲以

上無聞欲以見梅賾古學淵源朦朧為証之偽造之地也且閻引之若賾言猥添賾自以字殊無謂其述梅賾古文淵源來歷者非賾之言晉書之言也晉書述晉一代古文學淵源傳統故止于鄭冲冲以上前代之人也不及之者史書法體裁宜自爾故晉書以鄭冲為首乃晉書云晉太保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汝南梅賾字仲真真古學淵源不可謂不確然也然閻倒錄之從梅賾推上至鄭冲乃云冲以上無聞以冲位尊望重傳

偽書者欲借之以重其書蓋所謂傳偽書者指梅賾也梅未曾一言及鄭冲言冲以古文授蘇愉云云者晉書語也作晉書者無管係于古文何借鄭冲以重之乎萬萬無此理也孔氏真古文五十八篇四十六卷自一出孔壁未曾一日亡于世間與天地日月共傳而綿綿繩繩至于今日不學措大以術新奇駭人聞疑古書排先賢為學問遂叛堯舜孔子之學可勝嘆哉

附陳振孫書錄解題云考之儒林傳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弟子相承以及塗惲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



訓馬融鄭玄作傳注解達父徽實授書於塗惲達傳父業雖曰遠有源流然而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太誓則云今太誓無此文蓋伏生書無太誓太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獻者或云宣帝時河內女子得之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真古文哉

附古文尚書疏証云鄭康成註書後無復有言古文者惟王肅註書序於汨作九共九篇不曰已亡而曰

古逸似肅曾見古文但未有註釋耳或肅因馬融鄭康成之所逸者亦從而逸之不必見古文亦未可知獨孔穎達謂肅始竊見梅氏之書其註尚書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經典釋文云王肅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則大可笑也王肅魏人孔傳出於魏晉之間後於王肅傳註相同者乃孔竊王王非竊孔也只以一事明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為間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即吉王肅以中月為月中則二十六月即可即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

孔傳於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年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允此書出於魏晉之間所假托者皆歷有明驗而世猶遵用之而不悟惑之不可解至矣

附尚書集註音疏曰逮東晉元帝時梅賾奏上古文尚書孔氏傳析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增益二十五篇以傳合于劉向別錄五十八篇之目散百篇之序引冠篇端其亡篇之序列次其間雖無由知爲之者爲誰而其說輒與王肅合竊以爲當作俑于肅也又云欲僞托于古必匿其名故無由知誰之所爲也王

肅注雖不傳而其間見于釋文正義之中同于僞孔傳者什之八九故釋文云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正義云王肅之注尚書其言多同孔傳蓋肅既與鄭違異恐後人不已從也因私造僞書及傳而秘之使遲久而後出則已之說無不與先儒合可因以見鄭氏之非矣此其狡猾之計即造家語孔叢之意也且家語孔叢悉與僞孔傳合則皆肅之所爲可知矣附尚書後辨云予輩從群書采得之王注亦皆與僞孔傳相表裡然則不知是王肅僞造二十五篇合三十三篇爲之傳而又別自注二十九篇以掩其迹耶

抑皇甫謐竊取王注以造偽孔傳又于世紀自引之以實其言耶二者必居一于此矣

按誣孔壁古文為偽造者閻若璩然不定其人稍可恕矣至江聲定為王肅王鳴盛為王肅或皇甫謐其弄筆舞文構成罪狀如老獄吏奸手段可畏可醜閻云孔傳出於魏晉之間後於王肅傳註相同者乃孔竊王王非竊孔也殊不知孔壁三十三篇并其傳孔安國教諸弟子若五十八篇全傳承詔作之未經奏上故不敷於世貽子孫耳三十三篇孔傳不啻王肅見之自都尉朝以下杜林衛宏

賈逵馬融諸人皆見之賈馬諸人傳註今皆不傳散在群書中者不得十一二然皆當本孔傳敷衍雜以其所見發明焉雖王肅注似孔傳與孔所異亦不少也孔傳固多攙入王注亦殘缺彼此不足相証王賈馬無二十五篇注蓋漢儒一仍導師承終身不肯背故注其所受三十三篇不及其他也陸德明見王只有三十三篇注誤以為注今文考之淺也陳振孫以為馬鄭所注非真古文亦似不深考矣五十八篇全孔傳假令亡于永嘉絕于世間僅十數年閻云孔傳後於王肅而出於魏晉之

間孔竊王也又復考之淺也閻云三年之喪二十  
 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以中月為間月則二十七  
 月而後即吉王肅以中月為月中則二十六日可  
 即吉王以前無此說太甲孔傳云二十六月三年  
 服闋非用王說何也是孔竊王之証也殊不知檀  
 弓云祥而縞是月禫間傳云父母之喪期而小祥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間傳中月即檀  
 弓是月也故王解中月為月中猶解中林中谷為  
 林中谷中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日而畢是月中  
 而禫禮文若斯故苟為古學者遵之不啻王則先

王而孔云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三代之禮然豈王  
 肅以前無此說乎鄭以中月為間月誤解也中字  
 不可訓間禫重祭也二十五日除喪翌月無事慢  
 祭祀至又翌二十七日禫先王之禮萬萬無之若  
 白虎通太戴禮二十七日而禫皆誤解中月為間  
 月也春秋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杜氏長曆推之  
 乙巳在十一月蓋日誤至文二年冬僖之喪已二  
 十五年矣公子遂如齊納幣故公羊譏其喪娶二  
 十五年而往者是月禫而即吉輒往雖即吉猶在  
 再期之月中故譏之若二十七日禫則文公在喪

服公子遂必不往焉二十五月而往者有辭云服闋是所以譏作之辭也

附隋書經籍志云漢武帝時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私傳其業於都尉朝謂之尚書古文之學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為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竝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

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

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按所謂二十九篇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者獨鄭玄注耳

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於大桁市得

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

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

按隋志中凡言古文尚書者皆指二十五篇合三十三篇者晉秘府中古文即是也梅本經文亦即是也梅本出孔傳行古文初列學學者就傳講經

經文亦現在梅本上故歷南北隋唐無所以可別  
 傳秘府無傳注之經文之理杜賈馬皆傳真古文  
 三十三篇則古文正統也鄭獨別派乃志云鄭所  
 傳唯二十九篇雜今文非孔舊本言鄭本傳二十  
 九篇故雜今文家非孔舊本三十三篇者于時鄭  
 玄名聲籍甚鄭注特行若蔡邕石經鄭之由故自  
 餘賈馬訓傳廢絕無師說或謂秘府古文非梅本  
 古文乃是安國真古文馬鄭所傳三十四篇外具  
 逸書二十四篇者也可謂誤矣隋志前載孔壁古  
 文安國校之得二十五篇傳其業於都尉朝謂之

尚書古文之學後載杜林傳古文尚書末載秘府  
 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傳者通篇指古文尚  
 書者非三十三篇者與增多二十五篇者何也隋  
 志不一及二十四篇者既云古文校之得二十五  
 篇二十五篇為古文莫明白焉志又謂秘府古文  
 今無有傳者今者隋唐之時也當時孔氏古文立  
 學雖與鄭並行而鄭氏甚微學者唯傳梅賾所上  
 經傳並具者晉代秘府古文經終無傳之者也古  
 昔學問篤守師傳非有淵源者不為貴焉故若逸  
 書二十五篇雖見之無敢傳者以無師傳也况秘

府經文絕無師傳者乎揚子雲曰一闕之市必立  
之平一卷之書又立之師漢人之治經未有無師  
者秘府古文經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  
指授方以成業非若後世學者不假師授俗子鄙  
夫人人可挾冊而誦也故傳其有傳梅本經文  
然梅本經文即秘府經文也秘府經文雖已無傳  
者梅本經文脈脈有傳之者則古文尚書未嘗一  
日亡逸乎天下也

時已亡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  
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

安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  
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後漢之末無人傳  
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  
遠故得猶存

附經典釋文曰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梅賾奏  
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購不能得乃取王肅  
注堯典從慎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學徒  
遂盛後范甯變為今文集註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  
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  
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航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

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  
 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  
 用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  
 立古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並滅亡而古文孔傳始  
 興置博士東晉元帝初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博士一人實因梅  
博士也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惟崇古文按自東晉  
唐惟崇孔傳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為正其舜典  
 一篇仍用王肅本

附鄭公曉曰舜典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蓋隋開  
 皇時人偽為之假設姚方興以伸其歲月尔曰若句

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  
 乾文言温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  
 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跡  
 附古文尚書冤詞曰堯典舜典原有二篇孔氏小序  
 已第其目為百篇之二而伏生誤合為一篇及孔壁  
 出書時安國考定篇次為分而出之但不知其分在  
 何處且失篇首一截祇以堯舜二典之序冠堯典之  
 首而其文則仍合為一于是立學之際始校舊文遂  
 有疑為舜典亡者舊晉書云亡失舜典一篇隋志  
 所云時又闕舜典一篇是也但予考史記及諸書引



經所據知舜典即在堯典中未全亡也所亡祇四  
過密八音以後月正元日半前半篇耳然且篇首二  
十八字則孔傳原有其文而梅氏所上本偶失之至  
南齊姚氏始上其文又以堯典慎徽五典以後文而  
冠以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六句遂謂慎徽以後俱  
是舜典然前後不接因有疑二十八字為偽書者不  
知亦非偽也此二十八字在魏王肅註古文尚書十  
一卷晉范甯註古文舜典一卷皆有其文正義云梅  
賾上孔傳時猶闕舜典二十八字世所不傳以大析  
也多用王范之註補之  
肅註取續孔傳阮孝緒七錄

亦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釋文云  
此十二字阮氏七錄亦云是也但釋文又云姚方興  
所上祇十二字更有濬哲文明四句凡二十八字總  
出之王註即王肅本則不然按隋經籍志齊建武舜典  
姚方興于大析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註多二十  
八字在建武奏上時一齊並出從無方興十二字王  
註二十字之別此說誤也然且此二十八字在漢末  
有引用之者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粵若稽古帝漢  
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濬哲文明允恭玄塞此  
二王君者皆在王范二君之前則必孔傳舊本原有

古文尚書卷五師考之中  
是文故彼是襲用方興之非偽固不足辨也至沈約  
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尚書文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則  
亦先于方興者但建皇六字與協于帝三字濬指文  
明十六字俱不連接是必此六字原在乃命以位後  
亡篇中文而高堂隆是時以改朔引及斷章取旨不  
必直接重華為句觀其文勢原自奧阻可驗耳若謂  
此十五字當攙之正月上日之後在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之前改朔與齊七政正可相接則不特置協于  
帝三字并濬指文明十六字于無地執一書以廢群

書必無是理且顯與史記諸書之分堯舜典大相乖  
謬恐未然矣蓋史記諸書皆稱放勳殂落以前為堯  
典以後為舜典孟子帝典云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  
落漢書王莽傳堯典十有二州後漢張純奏宜遵唐  
堯之典以二月東巡狩陳寵言唐堯著典青災肆赦  
晉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堯典文肆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凡稱堯典皆在慎徽五典之後則此後半篇其  
為堯典方未已也乃自此推之至二十八載帝乃殂  
落之後則並無堯典一名闡入其中此真舜典矣故  
予舊分二典謂堯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二十有

八載帝乃殂落止舜典後截則自月正元日起至舜  
生三十徵庸陟方乃死止首尾分明而其所補闕則  
史記有之西河合集有舜  
典補亡一卷

附古文尚書疏証云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即孔  
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蓋別有逸書舜典故魏晉間  
始拆為二自慎徽五典直接帝曰欽哉之下文氣連  
注如水之流雖有利刃亦不能截之使斷惟至姚方  
興出妄以二十八字橫安於中而遂不可合矣今試  
除去讀之堯既嫁二女于舜矣初而歷試既而底績  
繼而受終次第及於齊七政輯五瑞肇州封山濬川

明刑流放四凶雖舜之事何莫非帝之事哉至是而  
帝乃殂落而帝之事終矣月正元日以後則舜之事  
也而舜何事哉用先帝之人行先帝之政則舜之事  
而已如是又五十載而舜之事亦畢矣故以陟方乃  
死終焉惟除去二十八字耳而以殂落終堯以陟方  
終舜以為一篇可以為一人欲紀舜而追及堯行事  
可以為虞史實紀堯而並舜行事統括之亦無不可  
也推而合之他書又無往而不合也再試拆為二帝  
曰欽哉何以蹶然而止慎徽五典何以突如其來不  
可通者固多矣又况二十八字無一非勦襲陳言者

乎善乎同里老友劉珵先生之言曰欲黜偽古文請  
自二十八字始先生字超宗嘗告予曰二典爲一三  
謨去二子著疏証誠不可不留意予曰然今試取臯  
陶謨益稷讀之語勢相接首尾相應其爲一篇即蔡  
氏猶知之但謂古者以編簡重大故釐而二之非有  
意於其間則非通論也自曰若稽古臯陶至往欽哉  
凡九百六十九字比禹貢尚少二百一十五字洪範  
少七十三字何彼二篇不憚其重大而獨於臯陶謨  
釐而二乎說不可得通矣且益稷據書序原名棄稷  
馬鄭王三家本皆然蓋別爲逸書中多載后稷之言

或契之言是以揚子雲親見之著法言孝至篇或問  
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臯陶之謂嘉不  
然如今之虞書五篇臯陶矢謨固多矣而稷與契會  
無一話一言流傳於代子雲豈鑿空者耶胡輕立此  
論蓋當子雲時酒誥偶亡故謂酒誥之篇俄空焉今  
亡失賴劉向以中古文校今篇籍具存當子雲時棄  
稷見存故謂言合稷契之謂忠以篇名無謨字僅以  
謨貼臯陶惜永嘉之亂亡失今遂不知中作何語凡  
古人事或存或亡無不歷歷有稽如此洪景廬疑稷  
與契無一遺言子雲何以遽立此論不知揚子之談

經豈有誤者哉洪失未知之  
蔡邕獨斷云漢明帝  
詔有司採尚書臯陶篇制冕旒今其制正在益稷內  
邕距魏晉間不甚遠古文孔書未出二篇猶合為一  
如此光武時張純奏章帝時陳罷言晉武帝時張髦  
上疏不曰舜典曰堯典盖爾時雖孔書出未列之學  
官故臣下章奏亦莫敢據為說 鄭端簡曉云予得  
其手批吳氏尚書纂言於二十八字上批云曰若句  
襲諸篇首重華句襲諸史記濬哲掠詩長發文明掠  
乾文言温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  
乃試以位掠史伯夷傳正見其蒐竊之踪 胡渭生

肫明謂予外聞二字又掠大戴禮用兵篇姚際恒立  
方曰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八字襲詩與易夫人知之  
獨不知王延壽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  
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云稽若古則獻哲文明允恭玄  
塞方與所上較延壽賦易欽為文粲七釋易獻為濬  
允為温而玄字乃移用於下則是皆襲前人之文又  
不得襲詩與易也夫舜典出於南齊延壽漢人粲漢  
魏人何由皆與舜典增加之字預相暗合耶其為方  
與所襲自明又漢魏時人以詩易所稱稱後王可也  
今以商王之濬哲温恭周王之允塞混加之於舜鳥

乎可也竊以論至此真無復餘蘊矣 漢王莽傳兩  
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今在舜典中此與孟子以二  
十有八載四句為堯典正同竊怪朱子不信孔書而  
於堯典舜典原合為一處猶未加討論集註云蓋古  
書二篇或合為一耳見猶未徹 吳氏尚書纂言不  
信魏晉間古文一以今文篇第為主但曰若稽古皋  
陶本出今文吳氏以篇首為增斷自皋陶曰以下又  
不合伏生其亦揚子太玄所謂童牛角馬不今不古  
者歟 經典釋文載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  
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觔頭買得上之

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  
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髦何  
容合之遂不行用卓哉斯識真可稱制臨決非一切  
儒生所能彷彿奈何隋開皇初不尔

附尚書集註音疏云尚書逸文粵若稽古帝舜曰重  
華建皇授政改朔守書禮志高堂隆引書辭也太平  
御覽八十一卷皇王部引尚書中候考河命曰粵若  
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文選永明策秀才文注  
引帝王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  
尚書中候所謂建黃授正改朔據粵若稽古云云似

舜典篇首之文而御覽及文選注皆引以爲中候高堂隆又止稱書未明言尚書蓋中候所云必出于尚書如考靈耀曰放勳欽明文思晏晏是堯典之文以况此粵若瞽古云云可知矣

附尚書後辨云慎徽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真古文與之合安國于堯典之外又別有舜典如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並亡好事者別撰二十五篇即今本也東晉梅

賾獻之遂行于世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爲亡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既分慎徽以下爲舜典而又亡失其傳亦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亡二篇必不可合爲一耳乃又有姚方興者僞撰舜典孔傳一篇并于篇首僞增十二字此則梅賾之所不及料也劉知幾史通云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舜典孔傳云于大航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夫方興所獻梁主既黜其謬舉朝咸以爲非廢已久矣妄一劉炫擅取列之專輒之罪

已無可道乃濬哲十六字並非方興所有即炫所造耳開皇中購古文孝經二十二章當時以爲劉炫僞作此十六字及濬深哲知等訓非炫造而何此則又方興所不及料也然歐陽詢藝文類聚帝王部于堯采曰若誓古至於變時雍于舜止采慎徽云云於二十八字亦不信用陸德明釋文載其首十二字而辨之至十六字則并不載于大字中僅于小字夾注中引而駁之其慎徽以下傳雖用方興本而經文則仍用王肅本音之惟穎達作疏始于二十八字及慎徽以下之經與傳一槩遵方興及劉炫所造而用之遂

爲典據直傳至今穎達謂炫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明知其不可信如此而用之者蓋奉勅作疏既用孔傳爲本而方興及劉炫所造之舜典既自稱孔傳遂不暇辨其真僞且貪其與堯典起一段相配齊整可觀耳朱子始疑今本爲僞千古卓識而近日毛竒齡立意排詆朱子既以梅賾本爲真孔傳并以二十八字爲真妄據釋文謂出于王肅本不知釋文聊出之爲句於王注無施也爲句聊出之者不知何自而來聊復出之而已於王注無施者二十八字于王註無所施用也若果出王本則釋文于



二十八字之傳何無一言及之耶予既取慎徽以下合于堯典并序二十八字而辨之如此或疑德明于舜典用王肅注不知慎徽以下小字中引王注甚多而孔傳則大字寫其悉依方興偽孔傳顯然惟于二十八字能分析辨駁差勝頴達耳

附經典釋文曰舜典第二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此十二字是姚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

七錄亦云然

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潘哲文一明溫恭九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允二十八字異

聊出之於王注無施也

附孔疏曰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以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按太康當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按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祇有堯典一篇焉孔壁古文五十八篇中舜典文悉皆統括是內別無舜

典偽書二十四篇中有舜典者竊古文中之目也  
 後孔壁古文雖已出一則藏中秘一則傳子孫不  
 施敷於世教人間多不見古文唯常慣見伏本故  
 凡引古文舜典中文曰堯典云漢書王莽傳謂十  
 有二州後漢張純奏誣謂二月東巡狩陳寵謂青  
 災肆赦晉張髦上疏謂肆類于上帝等是也蓋從  
 古有一種合二典為一篇者與孔壁古文別本矣  
 伏生所藏今文是也不然則伏生何益私合之乎  
 孔壁本何為私分之乎舜典中文孟子引帝典蓋  
 亦就此別本言之爾將焉知帝典之帝非帝堯為

帝舜乎又將後人見伏本堯典中有此文而輒改  
 之亦不可知也二典則虞史所作欲紀舜而追及  
 于堯堯之功業在登庸舜故堯典主紀登庸一事  
 至舜典始乎紀舜歷試攝位功德終乎陟方乃死  
 粲然可見也堯典中載舜之事業舜典中載堯之  
 事跡合而為一分而為二固無害大義然是開卷  
 第一今古所以分不可不辨也

又按毛西河云史記諸書皆稱放勳殂落以前為  
 堯典以後為舜典故予舊分二典謂堯典自曰若  
 誓古帝堯起至二十八載帝乃殂落止舜典則自

月正元日起至陟方乃死止首尾分明而其所補闕則史記有之余竊以爲毛西河此說亦甚泥矣固難以後世嚴密之史法律上古質朴之史文矣况史記非必純依二典而撰堯舜本紀湊緝諸子百家言二帝之事而作之乎孔壁古文中舜典見存焉非二十四篇中偽舜典之類也何有別作意撰舜典補亡乎至舜典篇首二十八字今文家爲姚方興造亦太武斷此二十八字者尚矣古矣西漢時所出尚書中候有粵若稽古帝舜曰重華云云不是既先姚方興乎不唯是漢王延壽魯靈光

殿賦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潛括欽明又魏王粲七釋云潛哲文明允恭玄塞是皆二十八字中文二王乃取來屬文改一兩字者文人綴句之常耳然閻若璩標襲吳臨川僻說云二十八字中曰若襲篇首重華襲史記潛哲襲詩長發文明掠文言溫恭掠頌那允塞掠雅常武玄德掠淮南子其為咎恰如酷吏舞文入人於辜也夫文明溫恭等字何書無之何人不言之讀書者皆采而揚之於口載之於書耳書典有之語詩亦有之易亦有之非必相襲掠也

又按梅賾東晉初得古文尚書孔傳而奏上之于時闕舜典孔傳一篇非闕古文尚書舜典正文舜典正文依然存乎中秘人間當有藏之者固不少矣何闕之有是時古文尚書始立學購舜典孔傳之亡者而不得焉乃取王肅今文注堯典分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當時學官所遵用是也故立學古文舜典無篇首二十八字王肅初治今文故注今文尚書釋文所謂王肅注堯典又謂今以孔氏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是也王肅後改轍從古文見孔傳是之遂注古文尚書隋

經籍志所謂魏王肅注古文尚書十一卷是也王注古文尚書舜典晉范甯注古文舜典皆有篇首二十八字非齊建武中姚方興所上舜典孔傳初有篇首二十八字也范甯古文家也兼治今文傷舜典今古混亂撰今文集註還入舜典於堯典中別注古文復二十八字於舜典派別今古文以明真舜典焉孔疏謂晉末范甯為解時已不得也者非不得古文舜典不得舜典孔傳也故甯自注古文舜典一篇載在隋志陸德明尚書之學不精核故謂曰若誓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姚

方輿所上孔氏傳本無蓋不知孔氏傳本有之唯  
梅賾孔傳本與今文本遂亡之也陸所見方輿本  
者有二通有篇首十二字者引阮孝緒七錄有此  
十二字爲據亦有篇首二十八字者經典釋文夾  
註小書謂方輿本或此十二字下更有濟指文明  
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  
出之於王註無施也攷其文曰方輿本或曰二十  
八字異明其別本也蓋陸意取十二字本者故太  
書之不取二十八字本者故小書之其下曰聊出  
之言二十八字異本者不足載聊出示之於此以

備異聞焉其下又言於王肅注尚書不敢施用此  
二十八字本然則得非王肅阮孝緒等所見古文  
舜典篇首僅有此十二字闕十六字本而未見全  
古文舜典有二十八字者耶顧十二字者乃脫簡  
本爾漢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  
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  
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嗟呼久立學今文  
既有脫簡况久不出於人間古文舜典有脫簡固  
其分也清朱鶴齡曰劉歆移太常博士書云古文

尚書與逸禮左傳藏於秘府伏而未出孝成帝愍  
學殘文闕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以此三事考學  
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抑而未施據此則成  
帝時古文已出特以脫簡未立學官耳何得云偽  
可見古文經有脫簡或至有闕舜典全篇攬入堯  
典中本况篇首二十八字十二字脫簡固當然今  
已有全本存焉吾儕得與見不亦幸乎

又按王西莊云姚方興偽撰舜典孔傳一篇并于  
篇首偽增十二字潘括文明十六字并非方興所  
有即隋劉炫所造耳開皇中購古文孝經二十二

章當時以為劉炫偽作此十六字及潘深哲知等  
訓非炫造何殊不知非方興本初有十二字十二  
字方興以前王肅有之阮孝緒有之二十八字亦  
方興本已有之經典釋文詳言之隋志孔疏亦言  
之其証確然不可易焉唐宗元明千有余歲碩學  
名儒如雲未曾有一人疑十六字為劉炫偽造者  
誣為炫偽造者西莊一人也西莊以前明有鄭公  
曉者曰舜典篇二十八字蓋隋開皇時人偽造之  
假設姚方興以伸其歲月尔然不指定其人猶可  
恕至西莊已誣王肅又誣皇甫謐誣梅賾誣姚方

興旁誣劉炫抑古文孝經孔傳為炫偽造固疑獄也併舜典十六字亦屬炫偽造古不言乎罪疑屬輕若西莊者譬如捉一小盜云為偷如此天下被盜者皆汝偷之也誰敢服焉劉子玄史通云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舜典孔傳云于大桁頭購得詣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是誤讀經典釋文率尔下筆也方興獻時舉朝集議者咸以為孔安國所註也無咸以為非者於是始列國學獨為非者于時梁武為博士議云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梁武者今文家也故獨黜古

文遂至梁代不行用耳隋藝文志云方興得書奏上此馬鄭所注有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孔疏云方興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隋志既云列國學孔疏又云議者以為孔安國所注也以此觀之史通所謂舉朝集議咸以為非者不亦誤乎

又按蔡邕者三十四篇今文家也三十四篇無益稷益稷併在臯陶中故古文益稷中語于今文在臯陶中宜邕著獨斷云採臯陶篇制冕旒疏証引之証尚書無益稷益稷于今文無之耳非尚書無

古文尚書勤王師卷中終  
之也後漢書曰孝明皇帝永平二年詔有司采周  
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  
下從大小夏侯氏說當時所立學官歐陽夏侯今  
文尚書耳古文藏中秘無傳說服章事在古文見  
益稷在今文見臯陶謨故謂采臯陶篇從歐陽從  
夏侯當時古文尚書列於學官則當謂采益稷篇  
從孔氏焉臯陶益稷分合未必干古今文真偽優  
劣也

古文尚書勤王師卷中終

孫信錫覆校



